

孔夫子的傳人

敬愛的關關博士：

每次讀到大師振聾發聵的大文章，都感到心有戚戚焉、痛快淋漓。但是意外的，卻也常常讀到批駁您的文章。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實在令我義憤填膺，因此不揣簡陋，願意在此爲您拔筆相助。

記得一九八七年九月二十一日，您在自立晚報副刊發表〈方言、國語、外語——一個觀念的辯證〉的大文。您呼籲「民進黨不要介入語言問題」，「台語不可文字化」，以免「動搖國本」，您爲了祖國統一，要王道地叫「方言」自生自滅，這是多麼寬闊的胸懷。但是不幸地卻有一位自以爲是台語學家的洪惟仁先生在十二月六日同報副刊上發表〈從溫和到開明——一個觀念的變正〉，說從丁邦新到您是「從溫和的保守主義演變成開明的保守主義」的一個「變正」（他的意思是「改邪歸正」），並且說您這種病態的國家主義遲早會演成德、義、日的法西斯主義。您呼籲台灣人放

棄方言，當「語言的主人」，他居然唱反調說「母語是民族的姓」，不能輕易改變，改變了便是「背祖」。其實他不了解你的婆心。改姓有什麼了不起呢？佛言色即是空，諸相都是虛空的，區別宗族的姓氏自然也是空的，所以佛徒都隨佛祖改姓「釋」。今天如果有人呼籲所有中國人都改姓蔣，我相信您一定會第一個報名，而我一定第二個跟進，以便證明孔子「德不孤，必有鄰」的箴言。

據我所知，洪先生早年於研究所畢業之後，因為「意圖叛亂」，被送去綠島進修了六年八個月，回來之後，眼看同學們個個是大學教授，心有不甘，便當起文化藍波，到處為文抨擊國家主義的保守心態。其實他的心態才是病態的。

今年五月十八日您在自立晚報本土副刊發表〈康德與藍波〉的大文，苦口婆心地勸朱高正要「沈潛」不要「勇健」，乖乖的在大學裡和大學青年一起「對話」，當一名台灣的「學術康德」或是他自己所期許的「思想啟蒙大師」，不要求「虛名」，不要被「群眾」所左右。你的話不錯，哲學尤其是政治哲學，就是因為只在學校裡「對話」才清高，豈可拿來身體力行。就好比我們的三民主義，還不是用來聯考而已。一些頭腦不清的年輕人居然認真起來，真是太幼稚了。

您的觀念是傳統儒家思想的真傳，啊不，說明白一點，是得了孔夫子的真傳。孔子不是說過嗎？「邦有道則現，邦無道則隱」。隱於什麼，便是乖乖地當一名教書匠，做中國的「思想啟蒙大師」。後來孔子果然被人尊為「萬世師表」、「至聖先師」。孟子因為說了一句「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就被貶為「亞聖」。他忘了孔子當「陳成子弑（齊）簡公」時大為憤怒，沐浴而朝，

諫議魯哀公去伐齊的事。君臣的地位是不可改變的，豈可「弑君」？再說雖然孔子的高見被魯君否決，也只說了一句「這是我的言責，不能不說」便不敢吭聲，從來沒想到要當政治藍波嘛！

朱高正在這個中國史上最富裕的時代，不安份守己的在大學裡當教授，卻自己創辦了什麼「自由台灣」批評國民黨，終於被學校開除。後來一不做二不休，又選上立法委員，終日和我們勞苦功高的老委員怒目相視，惡言相向，更過份的是跳上主席台上唱卡拉OK。還好被趙委員拉著讓老委員們拳打腳踢一頓，出出悶氣。可是這樣他還不反省。您的大文才刊出兩天，朱高正又插手一些不安份守己乖乖在田裡做畚的農民搞的「五二〇」街頭運動，又被我們的人民裸姆圍毆一頓了。我想這次在國泰醫院裡躺那麼多天，該會後悔不早讀您的大文才對吧？

道理已經這麼明白了，可是世界上冥頑不靈的畢竟佔大多數。五月二十五日，又一位不安份於當教師、當文學家的林央敏先生在自立晚報發表了〈所謂「康德與藍波」〉，和您大唱反調。他竟然沒常識地把朱高正這個「政治藍波」說成「把國會議員的問政方式發揮到最理性的層次」，還說什麼「朱氏的『行爲』是嚴肅的，具有實踐『人格主義的自由主義國家哲學』的意義。」

什麼是「人格」？農民的人格就是乖乖的種田，工人的人格就是乖乖地做工，教師的人格就是乖乖的教書，學生的人格就是乖乖地讀書，不安份守己，還談什麼「人格主義」？搞街頭運動，影響市民安寧，阻礙交通，這樣侵犯別人自由的人還談什麼「自由主義」呢？我們中國人一向講究溫良恭儉讓、逆來順受、忍氣吞聲、一團和氣，吵吵鬧鬧，爭鬥不休的「國家哲學」有什麼「意

義」？台灣的工運、農運、學運這麼此起彼落，都是解嚴惹的禍。回想戒嚴時期，政府與人民相安無事，多麼令人懷念啊！如今名義上雖然解了嚴，這是爲了國際觀瞻，應付民進黨不得不權變一下，可是以前的憂患意識、戒嚴心態可千萬不能鬆懈，否則我們台灣兩千萬人民都不得安寧，「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希望也不知幾時才能實現。

文壇藍波林央敏先生又祭出孫中山先生，說他「所領導的國民黨（其實是革命黨）採取暴力革命的方式來改革國家，推翻政府」，比較起來，朱高正要溫和多了。可是那是中國啊！台灣三百多年來的歷史上，反荷蘭、反清、反日帝、反……，那一次成功過？每一次的「反」，都只是徒然犧牲人民寶貴的生命罷了。像施琅、辜顯榮、陳中和，以及光復後許多的在朝台灣人，他們不都是順服統治者，所以長享榮華富貴嗎？有人說台灣人當了三百多年奴隸，可是想想如果沒這三百多年奴隸生活，豈能換來今天這麼一個安和樂利的富裕日子？台灣人太不知足了，我不能理解，那些愛惹事生非的人要的是什麼。我不禁要問，當奴才有吃有喝，什麼地方不對？孔子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不滿的話，就把他們送到外國去，永遠不要叫他們回家。

敬愛的關關博士，在滿街藍波、濁世擾攘、公理不明的今天，請您以您的博學與睿智，多寫些擁護政府的文章，爲台灣這塊可愛的土地注入一點清流吧。

台灣語言危機

文安

敬請

忠實的讀者洪鯤上

（原載一九八八年六月四日《自立晚報》副刊）